

一天

有时我常觉得自己为人行事，有许多地方太不长进了。每当什么佳节或自己生辰快要来临时，总像小孩子遇到过年一般，不免有许多期待，等得日子一到，又毫无意思的让它过去了，过去之后，则又对这已逝去的一切追恋，怅惘。这回候了许久的中秋，终于被我在山上候来了。我预备这天用沙果葡萄代替粮食。我预备夹三瓶啤酒到半山亭，把啤酒朝肚子里一灌，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，好使亭边正在高兴狂吟的蝈蝈儿大惊一下。这些事，到时又不高兴去做了。我预备到那无人居住的森玉笏去大哭一阵，我预备买一点礼物去送给六间房那可怜乡下女人，虽然我还记到她那可怜样子，心中悲哀怫郁无处可泄，然而我只在昏昏蒙蒙的黄色灯光下，把头埋到两个手掌上，消磨了上半夜。听到别院中箫鼓竞奏，繁音越过墙来，继之以掌声，笑语嘈杂，痴痴的想起些往事，记出些过去与中秋相关连的人来，觉得都不过一个当时受用而事一过去即难追寻的幻梦罢了！四年前这夜，洪江船上，把脑袋钻进一个三十斤的大西瓜中演笑话的小孩，怎么就变成满头白发的感伤憔悴人了？过去的若果是梦，则后土坡之坟墓，其中纵确曾葬了一人，所葬的也不是那个当年活跃豪爽的漪舅妈了。……中秋过了，我第二个所期待之双十节又到了。

听大家说，今年北京城真有太平景象。执政府门前的灯，不但比去年冷落的总统府门前热闹了许多，就是往年无论哪一次庆祝盛会，也不能比此次的阔绰。今年据说不比往时穷，有许多待执政解决的国际账，帐上找出很多盈余来，热闹自是当然的事。街上呢，谅来庆贺那么多回的商人，挂旗子加电灯总不必再劳动警察厅的传令人了！且这也可以说是一些绸缎铺、洋货店、粮食店一个赚钱的好机会，哪个又愿轻易放过？各铺子除了电灯红绿其色外，门前瓦斯灯总由一盏增加到二或三盏。小点的铺子呢，那日帐上支出项下，必还有一笔：“庆祝双十节付话匣子租金洋一元二角”

街上喊老爷喊太烫讨钱的穷女人，靠求乞为生的穷朋友，今夜必也要叨了点革命纪念日的。平时让你卑躬屈求置之不理的老爷太烫们，会因佳节而慷慨了许多，在第三声请求哀矜以前，即摸个把铜子掷到地上了。……我若能进城去，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闲踱，把西单牌楼踱完时，再搭电车到东单，两处都有灯可看。亮亮煌煌的灯光下，必还可见到许多生长得好看的年青女人们，花花绿绿，出进于稻香村丰祥益一类铺号中。虽说天气已到了深秋，我这单菲菲的羽纱衫子，到大街上飘飘乎风中，即不怕人笑，但为风一吹，自己也会不大受用，也许立时就咳起嗽来，鼻子不通，见寒作热。然而我所以不进城者，倒另是一个原因。倘若进城，我是先有一种很周到的计划的。我想大白天里，有太阳能帮助我肩背暖和，在太阳下走动，也许穿单衫倒比较适宜一点，热时不致于出汗，走路也轻便得多。一至夜里，铺子上电灯发光时，我就专朝到人多的地方撞去，用力气去挤别人，也尽别人用力气来挤我，相互挤挨，这样会生出多量的热来，寒气侵袭，就无恐惧之必需了。西单东单实在都到了无可挤时，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，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，大栅栏不到深夜是万不会无人可挤的。并且二等电车中，就是一个顶好避寒的地方。譬如我在西单一家馒头铺听话匣子，死蠢蠢站了半个钟头之后，业已受了点微寒，打了几个冷战，待一上电车，那寒气马上会跑去无余。

要说是留恋山上吧，山上又无可足恋。看到山上的一切，都如同大厨房的大师傅一样，腻人而已。也不是无钱，我荷包还剩两块钱。就算把那张懋业银行的票子做来往车费，也还有一张一元交通票够我城中花费：坐电车，买宾来香的可可糖，吃一天春的鲍鱼鸡丝面，随便抓三两堆两个子儿一堆的新落花生，塞到衣袋里去，慢慢的尽我到马路上一颗一颗去剥，也做得到。

说来似乎可笑！我一面觉得北京城的今夜灯光实在亮得可以，有去玩玩，吃可可糖，吃鲍鱼面，剥落花生的需要，但另一方面不去的原因，却只是惫懒。

“好，不用进城了，我就是这么到这里厮混一天吧。”墙壁上，映着从房门上头那小窗口射进来的一片红灯光。朝外面这个窗口，已经成灰白色了。我醒来第一个思想，既自己否认这思想是无聊，所以我重新将薄棉被蒙起我的头，一直到外面敲打集会钟时才起身。这时已到了八点钟。我纵想再勉强睡下去，做渺茫空虚半梦迷的遐想，也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太阳已从窗口爬到我床上了。在那一片狭狭的光带中，见到有无数本身有光的小微尘很活泼的在游行着。

大楼屋顶上那个检瓦的小泥水匠，每日上上下下的那架木梯，还很寂寞地搁到我窗前不远的墙上，本身晒着太阳，全身灰色，表明它的老成。昨天前天，那黑小身个儿的泥水匠，还时时刻刻在屋顶角上发现，听到他的甜蜜哨子时，我一抬头就看到他。因为提取灰泥，不能时上时下，到下面一个小工拌合灰泥完成时，他就站近檐口边来，一只脚踹到接近白铁溜水筒的旁边，一只脚还时常移动。大楼离地约三四丈高，一不小心，从上面掉到地上，就得跌坏，岂是当真闹着玩儿？他竟能从容不迫，在上面若无其事似的，且有余裕用嘴巴来打哨子，嘘出反二簧的起板来，使我佩服他远胜过我所尊重的文人还甚。这时只有梯子在太阳下取暖，却不见他一头吹哨子一头用绳子放到地下，拉取那挂在绳钩上的水泥袋子了！大概他也叨了点国庆日的光，取得一天休息到别处玩去了。

这时会场的巴掌，时起时落。且于极庄严的国歌后，有许多欢呼继起。这小身个儿泥水匠，也许正在会场外窗了旁边看别人热闹吧！也许于情不自禁时，亦搭到别人热闹着，拍了两下巴掌吧！若是窗子边沿间找不到这位朋友，我想他必定在陶工厂那窑室前了。我有许多次晚饭后散步从陶工厂过身时，都见到他跨坐在一个石碌碡上磨东西，磨冶的大致是些荡刀之类铁器。他大概还是一个学徒，所以除一般工作外，随时随地总还有些零碎活应做。但这人，随时仍找得出打哨子的余裕来，听他哨子，就知道工作的繁琐枯燥，还不能给这朋友多少烦恼。……幸福同这人一块儿，所以不必问他此时是在会场窗子边露出牙齿打哈哈，或是仍然跨据着那个石碌碡上磨铁器。今天午饭时，照例小工有一顿白馒头，幸福的人，总会比往常分外高兴了！

这是我到院来第二次见到的热闹事。

这次是露天会场。凡是办事人，各在左襟上挂一朵红纸花，纸花下面，挂一个小别针将红绫子写有职分的条子。人人长袍马褂，面有春色，初初看来，恰似办喜事娶新娘子的侯相一般。场上有不少的男男女女，打扮的干净整齐。女的身上特别香；男的衣衫和通常多不同，但是大家要看的还只是跳舞，赛跑，丢皮球玩，学绕圈子等等。

我不曾见过什么大热闹的运动，如像远东运动会，或小点如华北运动会，不知那是怎样一些热闹场面，怎样一种情况。但我想，这会场同那些会场，大概也不差许多：大家看哪个赛跑脚步踹得快点，大家比赛看谁有力气丢铅球远点，大家看谁能像机械般坚定整齐团体操时受支配点，大家学猫儿戏看谁跳加官跳得好一点……比赛之中，旁人拍巴掌来增加疲倦欲死的运动员以新的力气，以后发奖。

拍巴掌对于表演者，确是一种精神鼓励，只要听见噼噼拍拍，表演者无有不给大家更卖力气的。至于拍手的人，则除了自己觉得好玩好笑时，不由自己的表现出看傀儡的游戏或紧张心情，更无其他意味了。

我的两个手掌，似乎也狠狠接触了几阵，也不过是觉得好玩好笑罢了。我见到五十码决赛时，六个赛跑的姑娘家，听枪声一向，鸭子就食似的把十二个小脚板翻来翻去，一直向终点流过去。对于她们的跑，我看用“流”字来形容是再好没有了。她们正如同一堆碎散的潮头，鱼肚白的上衣散乱飘动如浪花，下面衬着深蓝。不过是一堆来得不猛的慢潮，见不到汹

浩然气势。看，怎不叫人好笑呢？六个人竟一崭齐排一字的“流”！虽然我同大家一样，都相信这不是哪一个本可上前却故意延挨下来候她的干姐姐，但我却能肯定，那两个胖点的，为怕羞下蛮劲赶着的。你看，一共六个人，两个瘦而伶精的，两个不肥不瘦的，两个胖敦敦的，身个儿原一样，流过那头去时一共有五十码远，竟一崭齐到地，像她们身上绊了一根索子，又如同上了夹板，看起来怎不好笑呢？

于是我就拍手，别人当然拍。他们拍够了我一个人还在拍。本来这太有意思了。若是无论什么一种竞争，都能这样同时进行所希望到达的地方。谁也不感到落伍的难堪，看来竞争两字的意义，就不见得像一般人所谓的危险吧。

第二次我又拍掌，那是因另一群中一个女运动员，不幸为自己过多的脂肪所累，在急于追赶前面的干妹妹时，竟摔倒在地打了一个滚。但她爬起身，略略拍拍灰土，前面五个已快到终点了，她却仍用操体操时那种好看姿势，两臂曲肱，在肋下前后摆动，脚板很匀调的翻转，一直走到终点。我佩服她那种毅力，佩服她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。在别人不顾命的奋进中，她既落了伍，不因失望而中途退场，已很难了！她竟能在继续进行中记得到衣服脏了不好看，记得到平时体育教员教给那跑步走时正确姿势，于是我又拍手了。

——假若要老老实实去谈恋爱，便应找这种人做伴侣。能有这种不屈不挠求达目的的决心，又能在别人胜利后从从容容不馁其向前的锐气，才真算是可以共同生活的爱侣！……——若她是我的女人，若我有这样一个女人来为我将生活改善鞭策我向前猛进，我何尝不可在这世界上做一番事业？我们相互厮守着穷困，来消磨这行将毁灭无余的青春。我们各人用力去做工作事，用我们的手为伴侣揩抹眼泪。……若不愿在这些虫豸们喧嚣的世界中同人掠夺食物时，我们就一同逃到革命恩惠宪法恩惠所未及的苗乡中去，做个村塾师厮守一生。我虽无能力使你像那种颈脖子上挂珠串的有福太太的享用，但我相互得了另一个的心，也很可以安慰了……我怎么还要生这些妄想？这样想下去，我会当在大庭广众中，又要自伤自怨起来。看这个女人不过十七八岁，一个略无花样朴朴实实的头，证明她是孤儿寡女一般命运。本色壮健的皮肤，脸上不擦胭脂也有点微红。这是一个平常女子，在相貌上除了忠厚外没有什么出色处。身段虽不很活泼娇媚，但有种成熟的少女风味，像三月间清晨田野中的空气，新鲜甜净。从命运上说来，或者也是个苦命女子。然而别人再不遇，将来总还能寻一个年龄相仿足以养活她的丈夫，为甚要来同我这样穷无聊赖的上年纪的人来相爱呢？自己饿死不为奇，难道还要再邀一个女人来伴到挨饿吗？

关于女人的事，我不敢再想了。

接着一队肉红衣褂的幼稚生打圈子的，又是一件令人发笑的事情。大家看那些装扮得像新娘子似的女先生们，提裙理鬓的做提灯竞走，鸭子就食似的样子，还偏三倒四的将灯笼避到风吹，到后锦标却为会长老先生所得，惹得蒙幼儿园的一群小东小西也活跃起来。众人使劲鼓掌。我手不动，我脸还剩有适才为幽怨情怀而自伤的余寒，只从有庆祝“百年长寿”“生意兴隆”意思的掌声中留心隔座谈话。

“……喔！令尊大人也到长沙了！去年我见到他老人家仙健异常，八十多的人——会上了八十吧？”

“是，他哪八十二了。五月子诞日。托福近来还好，每天听说总要走八角亭去玩玩，酒也离不得：他那脾气是这样。”“那怎们不到这来为他老人家做个九秩大庆呢？”“明年子我这样想，好是蛮好的，不过……”

这是两个长沙伢俐很客气的“寒暄”，若甚亲热。平时一听到应酬话就头痛的我，此时却感激它为我松弛一下感情了。“今天——”听到这不甚陌生的声音，我把头掉转去，一个圆圆儿的笑脸出现在我眼前了。这是熟人，同桌吃过饭的熟人，但我因为不会去请教人贵姓

台甫，所以至今还不知如何称呼。这人则常喊我为沈先生，有时候又把先生两字削掉，在我姓上加“密司特”三字。他的笑脸，与其说对我特别表示亲善，不如说是生成的。笑时不能令人喜也不会给人以大不怪，因此这个脸在我看来，还算是一个好脸。

“阁下又很可做一篇记录了。”

“噢，凉棚差一点儿吹去，柱子倒下来，可不把我们一起打死了！”我故意把话扯过一边去，谬误处使他听来简直非打一个哈哈不可。

他把我膀子轻的拍了一下，做个胜利符号，微笑中融和了点自己聪明而他人愚村的满足兴头，就跑过别一个坐位后去找快活去了。

当我眼睛停在一个青背心小丑似的来宾身上时，耳朵同时就接收了许多有趣味的谈话。隔坐一个很肯定的说，“跑趟子纵让你跑得再快，也终不能跑出这个世界！”附和这话，并由此证明赛跑是无味的竟有五人以上之多。他们对一些小孩子争绕圈儿跑步走玩意事，竟提出那么大、那么高深一个问题来，真是哲学家的口吻了。这位先生必未曾想到：人生终局是死亡，若能想到这死亡是必然事实，则每天必不再吃大米饭泡好味道的冬菜肉片汤了。

我的怪脾味，凡是到什么公共热商店场中，我所留意的不是大众注意的种种，却只注意那些别人不注意的看客。我喜欢看别人演剧式的应酬，很顽固的争论，以至于各不相下相打相骂。这些解除我无聊抑郁，比之花五角钱入电影场还更有效力。见别人因应付环境，对意见不相同的对手，特别装一副脸嘴谈笑，对方也装着注意，了解，同情，亲密，热心……以图达到诓骗目的。我以为在人生的剧场演剧的人，比台上背剧本的玩意事，不单是彻底许多，也艺术化许多了！

这时，第三个位子上，来宾席一中年胖子先生说道：“我打许多电话，莫看见接，我想莫非电话坏了吧？以后又听到你柜上说，才知是早出来了。”

“是是，早就出门了。先本想早点来，看看运动会展览会，谁知道一出门就碰到一位同学，才知今天学校须把应考的课业理清，自十点到十二点，幸而完了，忙动身来了——”

两个的话，都有点长沙湘潭混合语气。若非长沙伢俐，说来也不会如此亲切吧。说话的态度，能帮助人的互相亲近，真是至确之事。

大家对于学生们用一根竹篙子撑高跳的本领称赞异常。有两人很有把握似的，说如此本领，跳院门的高墙已绰绰有余；可是另外两人不知趣的又说还差得远，院墙比那竹篙至少高三尺。幸好大家也不过于认真，不然，就会非得把学生喊来，要他扛一根竹竿试在院门前跳一下不可了。

说跳得过的就是那两位主客，客又说前次华东运动会时，所见跳高的选手也不过如斯。客的话从气派上看来虽保守了点长沙人夸大风味，然这似乎也无害于宾主间友情。这些话若是拿来为体育教员说，或许能令喊口令的声气加壮。“老刘，老刘，你客来了吧？”不知是谁个在后排问了一句。

胖子姓刘是一定了。我见到笑了一忽儿，用手略指指客人，一面回过头去说是哪哪这不是吗？所谓客者，听到那边问询胖子，才记起把帽子从头上抓下来，同时将头略扭，预备介绍时间贵姓台甫。

老光的头发向后梳去，有阵微风过时，我那一排椅子坐的人，大概都能嗅到一点玫瑰油淡淡香气。

实际上今天受恩惠的，是几个卖柿子的乡下人。他们比我们来的还早，八点钟以前就从门头村一带担柿子来做生意了。几个用筐子装柿的，比用青布包单提来的还多卖了点香蕉糖之类。卖落花生的，则分干湿两种。到晚上，他们的货物，多变成双铜元躲进身边的麻布口袋里去了，他们希望每年能遇到院中多有那么几次会，似乎比普通看热闹的人也来的更恳切一点。货物卖完，就收拾担回去了。

当落日沉到山后，日脚残影很快的从大操场爬过卧佛寺山头了，天上已蒸出了些淡淡桃红色云彩。我随到散乱的队伍挤进大门时，见到一个幼稚生为柿皮滑滚地上，烂起脸牵着保姆的手挤到我的前面去了。我脚下的花生壳，踹来也软软的。一九二五年十月十日作

[返回](#)

skyhits在线书库